

I247.5 >
99

梦 的 钥 匙

● 陈爱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钥匙/陈爱真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6

ISBN 7-5059-2974-7

I. 梦…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326号

书 名	梦的钥匙
作 者	陈爱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 虹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翌新工商印制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7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2页
版 次	199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2974-7/1.2242
定 价	1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简介

陈爱真，祖籍是中国福建省的南安市。毕业于厦门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曾从事过车工、记帐员、干部培训、企业管理等工作。1989年6月赴澳大利亚，现定居墨尔本市。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蜻蜓》发表于1996年。喜欢音乐、书画、阅读、游泳以及社会活动。

“你爱我吗？”松梅问。

“我喜欢你。”米高道。

“你爱我吗？”松梅坚持。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米高亲吻着松梅。

“但是，你爱我吗？”松梅眼睛固执地盯着卧室的那盏吊灯。

“我告诉过你，我的字典里没有爱，只有喜欢。”

松梅木然僵直，一动不动：“你不爱我，为什么与我做爱？”

“我喜欢你。”

“你可以喜欢很多人。”

“你与其他人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说爱我？你就这么吝啬你的爱？”

“如果我说爱你，那是骗你。”

“好啊，你终于说了实话。”松梅拨开胸前米高的手，一骨碌跳下床。“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开放，我们之间纯粹是一场误会。”松梅白净的脸庞顿时涨得通红，泪水挣扎着在眼眶里打转。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听我解释好吗？”米高伸手去抓松梅的胳膊，可是立刻被松梅愤怒地拨开了。

“别碰我！”松梅高声道。

米高下床的片刻，松梅已冲进了客厅。她披上一件米色衬衣，将其余的内衣裤全都塞进了手提包。“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好解释的，我还没有可怜到需要别人施舍爱。”

松梅旋风般冲出门，正遇上邻居菲律宾女人手拿一袋垃圾，准备丢进垃圾箱。她好奇地看着披头散发又光着脚的松梅将东西扔进车内，而后响起呜呜急促的加油门声，车子转了一百八十度后驶出了院子。女人进门便将所见告知正在冲浴的丈夫。丈夫思索了片刻，冷静地道：“邻居的中国男人，面貌温文尔雅，不像是会对女人施加暴力的男人，还是少管闲事为好。”

米高穿好衣服已不见松梅的踪影，他这才体会到松梅是一个有着超音速反应，性情倔强的女子。他在卧室、厅里来回踟蹰不知所措，后悔不该激怒松梅，万分担心松梅在这种情况下驾车会有什么意外。

松梅的车驶出院子后，眼泪就扑簌簌地止不住，满心委屈，仿佛走进一个圈套，掉进陷阱，心疼得厉害。

十月的墨尔本春暖花开，但松梅没有空调的车内，聚集了比车外多得多的热分子相互争斗，搅得空气燥热不得宁静，她

于是在加油时买了罐可乐。出了加油站临时决定将车子调了个头，朝与家相反的方向开去。此时，她不想回家，她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以抚慰不断涌上心来的抽搐。米高与其他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是可以将灵与肉分离的男人，做爱并不需要爱。自己受伤的原因就在于太认真了。如果这世界上的人都随随便便的与他人做爱，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或许，这区别仅仅在于人懂得在发泄情欲的同时冠之以爱情。

六点钟的太阳明晃晃悬在天边，如核原子弹样照得松梅眼睛疲软，交通路口的红黄绿灯模糊如褪了色的雕塑辨不出原色。她临时决定跟在一部新型马自达车的后面，以弥补眼睛功能的部分丧失。反正她不在乎目的地。冰镇可乐下肚，好似溪流抚过灼伤的肌肤，心里的抽搐稍稍得到了平息。她晃晃脑袋，有意识地想些无关心灵的事，以让心灵变得迟钝，暂时感觉不到疼痛。

她想到了那位硕壮潇洒的报社总编。上个周末，康谷得澳籍请了一大堆客人，来了不少留学生里的头面人物。康谷将松梅介绍给总编时的神情一看就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过后，电话里还得意非常：“怎么样？我的眼光还可以吧！你们俩是天仙配，瞧你们那天聊得那么默契。到底是一个作家，一个总编嘛。男才女貌，女才男貌，对你们都合适。”电话里传来康谷未卜先知、高瞻远瞩般咯咯的笑：“到时分喜糖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松梅心里笑康谷乱点鸳鸯谱，还不知道有个米高存在。嘴上却说：“忘不了，我像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康谷放下电话便对身边的丈夫周原宣布：“松梅有对象啦，就是骆驼。我猜他们准成。”

骆驼姓马，全称马骆驼。马骆驼名字的起源可追溯到他的小学同学，路队长张磷盼童年的隐秘。

一天放学，张磷盼乘奶奶与隔壁新来的山东奶奶唠叨得火热的机会，小椅攀大椅再加了张矮凳子，从神秘的阁楼里弄出了小藤箱。张磷盼与奶奶睡一屋，他早对头顶阁楼上视线所及的小藤箱里的藏物充满了神秘的好奇。他曾央求奶奶让他看看小藤箱里的藏物，可奶奶总是不理解，说那都是些废物，迟早要丢到垃圾箱里的。时间愈久箱子里的藏物就对张磷盼愈具神奇的吸引力，每天睡觉之前他都对那个神秘的小藤箱想象一番，每一次都对前一次的想象加以细节补充。到了不可添加细节之时，他就对小藤箱来次彻底的革命。第一次，他想象箱子里有个化石恐龙蛋，他断定那恐龙蛋一定是爸爸在宁夏地质队工作时，从塔里木盆地拾回的。那恐龙蛋一定能像母鸡孵小鸡那样被孵出来。他已设想好将恐龙蛋转移到马骆的房间，同学里只有马骆是单住一间。后来的几次革命他还想象过天鹅蛋、魔石和一把真正的左轮手枪。奶奶说的箱子迟早要丢进垃圾箱及想象力的膨胀是导致他采取行动的火线。箱子打开时他怔住了，里面尽是一些笔记本和旧照片。奶奶回家发现他满头的蜘蛛丝，盘问了好一阵，他始终面色凛然一言不发。第二天上课时他对走上黑板填写答案的马骆的背影大叫了声骆驼，终是对那只箱子充满热望而又遽然成冰的情绪捅了个孔，内心的胀气泄了出来。他清楚记得小箱子里笔记本封面的图案是匹行进在沙漠中的骆驼。马骆从那一天起成了骆驼，他本人对此不但无非议而且还从心里感激张磷盼的正名，使他的名字在时空里有了许多的扩展。在他的要求下，中学时父母正式在户口本

上为他更名马骆驼。

松梅不由地笑了，这就是聚会时总编马骆驼对她讲的名字起源的故事。总编口才很好，调侃起来若无其事，面部表情纹丝不动，却又能打动人。要不是松梅惦记着在宿舍里发烧拉肚的米高，马骆驼肯定还会掏出许多故事。思绪触及到米高，松梅感到心又开始抽紧，于是将车内的音乐声加大以转移注意力。

米高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他往松梅处打了几次电话一直只放录音。米高躺在床上，房间里飘溢的尽是松梅的体香，被褥之间充塞着松梅变化万千如水一般的身躯，米高仿佛感觉到一刻钟前亢奋不能自己的情形历历在目。

松梅尾随的马自达拐进了一幢白色典雅的两层楼里，于是略为张望了几秒就再继续朝前开。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她感到筋骨间不再配合如初，决定到了一处旅馆便住下来。因为进入了高速公路，这一开又开了近半个小时直到一眼看到公路边招牌上的“有空缺”，她才条件反射立刻减速拐弯开了进去。

这是家汽车旅馆。老板娘自任服务员，五十开外，肥胖，见松梅进来立刻堆起笑容。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床的对过是由许多四方小镜子组成的大镜子，镜子的旁边是桌子和冰箱，桌面上有些袋装的咖啡和茶。松梅烧了壶水，泡了杯奶茶，揉了揉眼睛，理了理镜子里蓬乱的头发。对那个熟悉又陌生，脸颊通红没有笑容的人眨了眨眼。她凝视着镜中的“她”。“她”的额头和眼角周围有些许细微的皱纹；一只眼睛的双眼皮比另一只眼睛的重，因而显得一只眼睛比一只眼睛要大些；眼睛周围的颜色有些黑，母亲说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留下的后

遗症。她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的，尽管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漂亮，她一点看不出“她”的这张脸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内容。她留下了“她”，不再去想了，径直走出了房间。院子里只停了三部车，说明这里住的人不多。客房的尽头就是饭厅，紧挨着刚才老板娘的办公室兼接待室。饭厅里有五张小桌子。墙上一幅碳笔街景素描，一幅乡村油画，一幅人物摄影；窗帘红色，桌布绿色；顶上有盏日光灯不时在闪烁颤动。老板娘走出接待室亲自下厨，几分钟就为松梅弄了盘西红柿酱和奶酪味十足的意大利面条。老板娘红长裙外披件青绿色手工织开襟手衣，与饭厅的款色相互协调显得青春、欢乐，质地透明，决不会让人想起什么“灰箱理论”，或是魔术师变幻莫测的黑色箱子。老板娘果然心直口快，对松梅叨数起丈夫的是与不是。丈夫仗义能干，曾是某工厂的工会头儿。唯一也是最大的不足就是好色。他意志薄弱经不住风流寡妇的勾引，经常周末赴幽会。

“那你还爱他吗？”松梅对老板娘产生了好奇。

“哪能说不爱就不爱哩！我们是一个村子，同条船来澳大利亚的。那房子、孩子、生意和共同有过的岁月能分得清吗？”

松梅轻轻地“啊！”了声，说不上是理解了还是遗憾。

说话间老板娘又为松梅弄了杯香气四溢的咖啡。“我们这儿不比墨尔本，晚上凉。”

松梅谢过老板娘又问：“他有女人，你介意吗？”

“我见过那女人，是镇上酒吧的女侍者。能说，能唱，能跳。也难怪他会迷上她，换上我或许也会的。”老板娘的脸色充满了对男人的理解。“说男人不好色那是假的。说真的，他

有了那女人，对我更宽容体贴了，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对吗？”她说完咯咯地笑了，语气里真的不含一丝的怨恨，仿佛是在谈论左邻右舍的张大妈七大婶的男人。

松梅被老板娘自以为是的乐观感染了。她感到全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如此相似，因为人的情和欲如此相似。人其实应该变得迟钝和麻木些。这样，追求起幸福就容易些。同时，观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幸和不幸。老板娘从客观上接受了丈夫有外遇的事实和原因，从而变不幸而为有幸了。松梅无法想象自己处于老板娘的地位将会作何感想？她断定自己会开诚布公快刀斩乱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回到房里，松梅痛痛快快地冲了个热水澡后就呆坐在落地窗前，观看疾驰往来的车辆。脑袋里还是挥不去老板娘宽大的身躯和琅琅的笑声。她感到自己要像老板娘那样倒好了，就不再会有烦恼了。她坐到了镜子前，感到镜中的那个人过于严肃，认真，倔强，似乎不像个真正有柔性的女人。她挤了挤眼，立刻感到眼睛周围的肌肉在抽搐，脑袋隐隐作痛，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米高第二十次拨电话时才发现松梅的电话录音改成了：“松梅近日不在家，请留言。”知道一定是松梅从某处打电话回去将录音改了，他那颗担忧松梅的心也踏实了下来。他花了一个小时打理留言的腹稿，而后又临时决定将留言改为写信。写信可以一稿再稿，而留言要说错了，松梅很可能又要气上加气，生大气了。他信中道：

“首先，我要承担你生气的责任。其实，我大可以先说爱你，然后再慢慢向你解释我的字典里为什么没有‘爱

情’的理由。在处理事情的手段上欠灵活，是我的一大弱点。

什么是爱情？记得在大学时我曾在日记本里这样记录了我的看法：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强烈吸引和信赖。后来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探究产生爱情的原因。我还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囊括所有爱情的公式。开始我认为是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后来看到些根本谈不上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的异性也可以有强烈的吸引，他们认为吸引力来自朦胧和未知。因而确信爱情的双方必需是互补型的。太了解了就像自己爱自己，称不上爱情。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认为爱情根本是性冲动，但这又无法解释黄昏恋和同性恋，也为爱情添加了太多动物之色彩，着实不能令自己满意，为他人接受。冷静一段时间后，觉得要排除动物性，最好的解释是文化的结果。再后来，我有了第一次恋爱的体验，又觉得性冲动要占一定的比例，不能完全排除性冲动。第二次恋爱时，我又深切感到爱情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贫苦人民的所谓爱情实质上是互助关系，是一种相互的需要。而爱情不应该是互助和需要，更应该是一奢侈品。于是，我倾向于接受‘爱情只在中产阶级以上产生。’这里，中产阶级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教育（知识）水准、个人能力和拥有相当闲暇时间等等的综合概念。到澳洲以后，可能因为所拥有的闲暇时间少了，感觉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准相对降低了，爱情便滑向可望不可即不了了之的境地。于是将自个儿的位置连降几级，只想给爱情充实些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实实在

在的结果是将爱情连根从字典里拔了，用喜欢代替了原来爱情的位置。这一替代使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对周围不入眼的爱情也另眼相看宽厚待之，仿佛共产主义提前实现，人人都有能力拥有奢侈品。不管异性同性我都一律对他们喜欢或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相遇时我爱情历程的概况。我不说爱你是因为我的字典里爱情刚被拔除，但并不排除你是我最喜欢的人。而且这最喜欢是无条件的，她不会因为你对我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改变，决不会！过去，现在，将来，永远！这，你将会得到证实。对喜欢的人我永远只能奉献真实。喜欢，就是真实、无条件的奉献。”

米高一口气写了上面这封只有一个段落的信，为的是造成一气呵成的感觉。他读了两遍觉得挺满意。最后，他另起一段，又加了句：“还生我的气吗？”仿佛制造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气氛。他喜滋滋的将信折好装进了信封。心想自己这么多年未动笔，还能写这么好的“情书”，道是无情却有情，心里益发喜不自禁欲往四方飘去。他浮想联翩到：要是将来自己事业不成，还可以改行写作，说不定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他不禁掏出信封里的信又朗诵了一遍。心里愈发醉了：自己将来的写作名气能盖过松梅也不定。革命不分先后。作家需要的是对生活的感受、思考，而后归纳、升华，这些自己还是有潜能的。看来，人是需要较劲的，较劲了才会有切身的感受，想去分辨、解释，才会更上一层楼。错误使人进步。米高眼中松梅气哼哼的脸庞霎时换上了两颗迷人笑靥，那是松梅给他最初的印象。

二

康谷吃不下饭已有好几日了，去看医生检查结果是怀孕了。康谷今年三十整，按理是该当母亲要孩子的时候了，可她并不觉得高兴。在国内她是师范艺术系毕业的，模样儿也是千里挑一，弹唱跳样样拿得起，要不当初周原从英国学成归国哪能一眼就看上了她。出国前在电视台里主持少儿节目，生活里是万家瞩目的角色。可自从结了婚到了国外，这种瞩目一下子凝缩成了丈夫一人的凝视了，她隐隐感到难以启口的怅然若失。丈夫周原在大学里教流体力学，勤勤恳恳实实在在，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并且将所有的积蓄和工资都交她安排，任她自由处理。她好社交，办聚会，丈夫也从来是二话没说鼎力相助。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生活的内容比国内少多了，仿佛从闹市转移到了田园。田园好似一幅画，适合挂在墙上遥望，欣赏，遐想，却不适合长时间居住。田园更像一幢别墅，只能作为闹市紧张生活的陪衬。她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失去重心的田园生活。她的弹唱跳在这里至多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她需要重新找到表现自己能力的空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丈夫便让她安心读英语课程。冷静分析了客观环境和自身的长短处后，她觉得掌握一门计算机应用技能，将来无论如何都是用得着的。丈夫十分赞同她的分析，亲自陪同注册。她学得投入，加上有丈夫的悉心指导，很快就对计算机着了迷，仿佛孩子似的迷恋于一档比一档高级的游戏之中，流连忘返，感觉世

界总是新的。

那天丈夫回到家，见昏暗的房间里她正卧床就寝大吃一惊，以为她患病了。

“怎么啦？”丈夫伸手触摸她的额头。“发烧啦？”

她故意转过身：“头疼。”

“我去做饭，想吃什么？”丈夫立刻好生体贴地道。

“你能做什么？我什么也吃不下。”她吃不下饭是真。她今天课都没上就想躺床上睡觉，可翻来复去又睡不着，琢磨着只有待周原回家对自己温存体贴一番之后，方可将这一重大消息透露出去，否则自己心中的委屈就像路边的小草那么不足挂齿无足轻重了。她要爱她的人重视她心里漾起的每一个涟漪，况且这涟漪非同一般。

“不吃饭怎么行！不然我们上馆子吃。”丈夫没脱外衣裤也钻进了被窝。

得到丈夫的关切，她身体的不适化为了一股柔情，她又转过了身子，贴着丈夫的耳根忍不住娇声道：“人家怀孕了嘛！”

“真的吗？”丈夫听得真切，“太棒了！”他跳下了床，随之又重新钻进了被窝，激动地抱紧了，她，但立刻又意识到了什么，松开手，往妻子的小腹摸去。

聪明的她立刻理解了丈夫动作的意思。她的脸涨得通红，感到小腹被丈夫抚摸弄得痒痒的，她伸出被窝里的手捏了个拳头。“二十周，就这么大。”

“啊！”丈夫想象不出拳头般小肉团孩子的模样。“不然我们打电话给妈妈，问问她该吃些什么。”

长途电话那头，周原的父母听说儿媳妇怀孕了，高兴得喜

笑颜开。他们齐声表态：需要什么他们从国内寄去。周原爸高兴得连电视新闻也看不下去了。老大周廉学画留学巴黎，三十大了，结婚成家的音讯如夏日里蓝蓝的天空不带一丝的云彩，无风无雨无期盼。周原爸眼观同事们相继升级为祖父母辈儿心里暗暗着急，两儿子均留学、工作国外，增光体面之余也深感遥控不灵鞭长莫及之缺憾。

“还是周原行，事业、家庭都不误。”周原妈心里偏爱周原，她用围裙抹了抹刚将饭菜端上桌的双手。“我早与你说过，周廉务虚，周原务实。要不是当初你那么积极为老大出谋划策、拜师访友让他学画，周廉也不会走上艺术这条道。如今这世道只有务实才行的通。周原要不是有真才实学，康谷那样的姑娘能嫁给他吗？”周原妈摆上碗筷，招呼老伴在对面坐下。“我看你是糊涂了一辈子还清醒不过来。搞艺术有几个成名的？那阳春白雪的事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去折腾。周廉没成家不是因为他不想，哪个男人不想身边有个女人？周廉肯定是有难言之隐。他靠什么来养家？”周原妈越叨念越觉得老伴罪恶深重，语气也怨恨了起来：“周廉这辈子要过不好，我可饶不了你！”

他们哪里知道，远在巴黎的周廉此时已与一位金发碧眼的瑞典籍女郎同居。他们相处得很好，只是谁也没想到要结婚。周廉与周原不同，周原是孝子，时时惦记着父母的感觉；周廉则全然没有这些世俗的障碍，他的眼睛里只有画和伴随之的喜欢不喜欢。他寄回的几张明信片也都是以画为背景的，注上他的评价，绝无牵扯他个人的生活和对父母的眷恋之情等等。

周原爸从柜子里拿出了瓶竹叶青为自己斟上一小杯。他知道老伴自更年期后变的啰嗦了，念叨起来无边无际，像小孩子

似的，念叨哪里算哪里，全没有逻辑、前提和线索。他夹了块鱼肉放进老伴的碗里，以他一贯对待老伴的豁达姿态道：“我们不是那种老派人家，周廉爱干什么让他干什么，人最难得的是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什么是社会进步？就是让更多的人从事生存以外的事。比如种花种草，跳芭蕾舞呀。世界肯定是这么发展下去的，否则人会活得不耐烦的。昨天三弟请客花费了那么多钱，照过去的日子我们得吃好几年了，还不就是个气氛和舒服呀。总而言之，周廉爱怎么活就让他怎么活，我们不插手，我们不能给孩子的生活添加任何的框框条条。我们要做开明父母。”他话锋一转提醒老伴道：“你还是想想咱们未来的孙子吧。”

经老伴这一提醒，周原妈又回到高兴的事情里来了。她想明天就上街买些毛线织几件小衣裤，楼下张太孙子的式样挺不错，可以借来当样板。她嘴里忍不住道：“我预感周原会生男孩，可刚才电话里也没提性别，国外肯定也有B超。”

“那自然。”周原爸自然看出老伴更愿意有男孙儿的那份心思，他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是，他把这个愿望藏了起来。他毕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那么多年，说话总是留有余地。他的话随着嚼碎的花生米和竹叶青在肚子里转了一圈出了口：“就算是女孩也没什么，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有个女孩，跟宝贝似的。国外比中国更男女平等，而且国外不搞计划生育，爱生几胎就几胎。”

“嗯。”周原爸的国外不搞计划生育，爱生几胎就生几胎完全化解了周原妈思想深处仅有的、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担忧。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老伴总能察觉她思想里的苗头，及时给予

疏导，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没事，并指出正确的方向。就这点，她深感老伴在生活里的重要性。生活里的看法、见解，不经过老伴这一关，她是不会与旁人开口的，仿佛商品未经检验不可贸然上市。然而，她有所不知，由于她的信赖促使老伴在发表意见时常常以决策者的姿态出现，凡事都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留有余地尽善尽美。

“结婚时，周原提过办我们去探亲。”周原妈心又开始活动，宛如发酵缸里一个气泡刚下去又冒出了另一气泡。退休在家打打麻将固然清闲，可那个非西非东，但可能算是西方的袋鼠国对她有谜一般的引力。况且，不久儿媳妇即将生产，肯定也需要有她照顾的。

周原爸自然洞悉老伴的心里。他自己正在办理离休，经老伴这一提醒，他的心里也开始活动起来，觉得趁这个机会出国散散心也不错。他心血来潮，一不作二不休，推开酒杯碗筷，快步走进卧室，展开信纸，灵感所到落笔成文。他先描绘了一番得知儿媳妇怀孕的喜悦心情，渲染了家中庆祝这一喜事的隆重气氛，他将写信的日期往后推了两日，落笔道：“次日，你妈作东特邀请亲朋好友上麦当劳庆祝一番”，还“给左邻右舍分发了些糖，以表达我们的喜悦之情”。接着历数了儿子的光辉业绩，落笔为：“吾儿自小勤奋好学，志气高于旁人”，“如今事业、家庭两兼顾，前途无量”。他还嘱咐儿子“务必要照顾好身体，身体是革命之本钱”等等。最后提及“康谷分娩你们均无经验，你妈和我愿前往澳大利亚以助你们一臂之力。此事望你们商议考虑，以不给你们增添负担为盼。”周原爸一气呵成两页有余，周原妈过目后隔日寄出。